

梦剧场

外地人在北京

# 全时空接触



现代出版社

臧里 白志龙 著

外地人在北京

# 全时空接触

臧里 白志龙 著

 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时空接触—外地人在北京/臧里 白志龙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3. 9

ISBN 7-80188-110-9

I. 全... II. ①臧... ②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734 号

---

作 者 / 臧 里 白志龙

总 策 划 / 吴江江

责任编辑 / 张 璐

封面设计 / 程阳阳

出版发行 /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 / (010)64267325 64240483(兼传真)

电子邮箱 /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/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9

字 数 / 250 千字

版 次 /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0001 ~ 6000 册

书 号 / ISBN 7-80188-110-9

定 价 / 2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人 物 谱

马 塞(英 壮 饰):男,三十三岁,大学文化。因父母五十年代从北京去大西北三线基地工作,使其成为出生在西北的北京人。曾在西北某电视台工作,后来到北京,供职于“时空传媒公司”,任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栏目编导兼制片。对工作非常投入,总想求新求异、一鸣惊人,过分理想化地执著,因理论总是强于实践而经常事与愿违。他好为人师,甚至有些夸夸其谈,常过于乐观,提前享受成功的果实,因此时常把自己搞得很狼狈。他嘴硬心软,滥施同情,时有上当受骗的情况。情感上受过伤,从此在这方面失去自信。性格软弱、优柔寡断,从与初恋女友艾依罗的反反复复之中,可见一斑。

凌 丹(牛 莉 饰):女,二十五岁,北京人,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,靓丽时尚,快人快语,爱发小脾气。理想是担任电视台名牌栏目的主播,但由于主客观因素,一直未能如愿,只能屈尊在“时空传媒”任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栏目“出镜主持人”。因缺乏社会及工作经验,遇事经常把握失当,喜欢卖弄女性独特魅力,时而亦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面对刚子的

追求始终不置可否,态度暧昧。开始经常在工作上与马塞发生摩擦,后来随着对马塞的了解逐渐对其产生好感。

**刚子**(林熙越 饰):男,二十八岁,摄像兼司机和剧务,大专文化,北京人,从小生活环境优越,有些浅薄的狂妄,外表很酷,爱面子,爱冲动,但遇正事往往卡壳,说不到点子上。有些玩世不恭,缺乏责任感。因追求凌丹才屈在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栏目组里受累,遇事爱发牢骚,经常在马塞与凌丹的争执中无原则地偏向凌丹,扮演“敲边鼓”的角色。当发现凌丹的感情世界向马塞倾斜时心怀嫉恨,寻机给马塞捣乱和背后下家伙。同时也想在凌丹面前表现自己的“才能”,结果是适得其反,弄巧成拙。

**田宝顺**(赵铁人 饰):外号“小龙虾”,男,二十六岁,河南农民,小学文化。从事过散发小广告、贩卖盗版光盘等各种“灰色”职业,一直梦想搞影视。后成为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栏目组的“线人”,经常为摄制组提供信息,目的是想进入该组工作。自我感觉良好,爱耍小聪明、想入非非和吹牛。习惯性地撒些小谎,也经常自我暴露。为了达到目的能吃苦和玩命,因为经常夸大事实,所以每次“狼真的来了”时别人也不太相信他。

**艾依罗**(曾黎 饰):女,二十八岁,某大型文化公司电视栏目主持人兼编导,大学文化。原与马塞一起在西部某电视台工作,到广播学院进修后留京未返。留京后,事业一帆风顺,成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,因此与初恋男友马塞的差距越拉越大,最终提出与马塞绝交。此后她对马怀有复杂的情感,甚

至故意通过业务竞争让马塞来关注和接近自己。外表文静柔弱,实际城府很深,有时故意以弱博取同情和支持,关键时刻才会显出铁女人的冷酷和果断。

**孙雅兰**(许 娣 饰):外号“孙大娘”。女,三十六岁,时空传媒公司节目部总编,大学文化。曾在某电视台新闻节目作过主持人,当年曾经拿过大奖,心高气傲,至今未婚。偏执苛刻,惟我独尊,尤其是对漂亮的女下属十分挑剔。其实外强中干,内心孤独空虚,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。为显年轻刻意追时髦,效果却不伦不类。对马塞有好感,在他面前会温和忸怩,可一旦怀疑马另有所爱,立刻变得格外刁毒蛮横。为了公司的利益她会支持马塞的创新,出了问题也会及时“纠偏”,但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。

## 第 一 章

一辆红色“奥拓”停在路边。

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，指间夹着一支香烟。一阵微风袭来，烟雾随风翻转着，腾飞着，一缕一缕，不断升起又不断散去。

坐在车里的是一个青年人，棱角分明的脸上毫无表情。他没有吸烟，任由这支香烟自然而缓慢地燃着。他的目光游移不定，像是在找寻什么，又像是在思考什么。

车厢内只有音乐在流动，像是一个淡蓝的精灵在他耳边缠绕着，低吟着。良久，他才微微翘起嘴角。他终于笑了，这一幅静态图也由他这细小的动作而变得鲜活起来。

一直以来，他都保持着在音乐中思考的习惯。

手机突然响了一下,这声音他很熟悉,一听就知道这是老吴给他发短消息了,于是,他笑着拿出手机,打开后喃喃地念道:“马塞,我老吴是也,在幸福路建筑工地,有人要跳楼,速去采访,不得有误!”

“这种语气……”他实在觉得有些可笑,老吴并不是领导,平时说话也不是这味儿,为什么在短消息中会有如此霸道的官腔呢?他拍了拍放在身旁的摄像机,说:“伙计,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”说完便丢了香烟,发动汽车,向事发地点疾驰而去。

此时的工地早已聚集了很多,彼此间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。与此同时,警察赶到了现场,他们飞身下车,排开所有围观的群众,兵分三路展开了营救计划。

一辆标有某电视台台标的新闻采访车疾驰而至,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当红的新闻主播艾依罗和摄像师韩风。

韩风兴奋地对艾依罗说:“艾姐,咱们可是第一拨儿。”

艾依罗一身淡黄色职业套装,脸上的妆不浓不淡,给人一种亲切感。她一边对着采访车的反光玻璃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,一边对韩风说:“快!抢占最佳拍摄点!”说完拿起话筒走到了镜头前。

“观众朋友,我现在正在幸福路一座未竣工的大楼前,为大家报道……这一突发事件引起了多方人士关注,警方已迅速到位,正兵分三路接近楼顶。据现场初步判断,轻生者可能是外来民工……”

此时的轻生者如打醉拳般在楼顶上来回晃动,突然一个踉跄,跌倒了,一只鞋打着旋儿从空中落下。所有在场的人都发出一阵惊呼。

艾依罗马上找到负责现场指挥的警官,问道:“在这个非



常时刻，您想说些什么？”

警官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但愿再掉下来的不要是人。”说完就不再理会艾依罗。

警员们奋力爬上了楼顶，面对这个在风中摇摆、似欲乘风归去的轻生者，一面开导，一面采取攻心战。其中一位警员趁其不备，突然扑过去，死死地抱住那人，顺势将他拖了下来。

楼下的观望者们一见营救成功，知道下面也不会再有好戏看了，于是四下散去。这时，一辆红色的“奥拓”飞奔而来。

马塞一下车就扛上摄像机四处寻找目标，等来的却是散去的人群。他被推拥得站立不稳，但仍顽强地举着摄像机对准楼顶拍摄。只是楼顶已空无一人，一只飞鸟从镜头中一掠而过。

突然，马塞感觉后脑勺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，急忙回头望去，原来是艾依罗。只见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有些嘲讽地说：“你要是早来一会儿，或许还能拍到摔在地上的一只鞋。”话音未落，人已随车远去。

望着采访车慢慢离去，马塞一个人手提摄像机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他粗鲁地骂了一句后，便钻进那辆红色“奥拓”，发动了汽车。

一座现代化的大楼伫立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。这座大楼的第17层，就是马塞所在的传媒公司的办公地点。走上17层可以见到一个宽大的公共办公区，它的旁边是一个会议室，再往里走有两间小型演播室、四间后期制作室以及电视设备存放房间。总经理办公室在会议室和第一间后期制作室之间。浓郁的现代气息和沉寂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公司。

突然，会议室中传来“啪”的一声。公共办公区的职员们一惊，急忙埋头工作。大伙儿心里都明白：孙大娘发怒了，要

小心！

孙大娘就是这家传媒公司的老板，现年 38 岁。因还没结婚又没有男友，再加上平时脾气古怪，所以职员们在背后都称她为“孙大娘”。

这天，因公司业务上的事，会议室正在召开高层会议，与会者噤若寒蝉。孙大娘一边意犹未尽地敲打着桌子，一边说道：“在座的每个人必须认清形势，我们制作的节目一直不被电视台看好，这意味着我们将被淘汰出局！懂吗？怎么，没反应？”

众人一听，急忙争先恐后地连连点头。“光点头有什么用？咸鱼都能翻身，为什么我们就翻不了身？”孙大娘继续敲着桌子，“各部门每天都在忙些什么？怎么就不能挖掘出一些抢眼的题材，就只会捡鸡毛？实在不行，全公司来个大换血，把现有的人统统炒掉，另聘高手，重组班子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“还愣在这儿干吗？该干吗干吗去！”孙大娘怒道。

众人一惊，四下散去。

马塞提着摄像机回到公司，到设备部将摄像机还了后，连忙在公共办公区自己的桌上拿了厚厚一份文案去找孙大娘。在办公区的通道上，他遇见了钮芳。

钮芳是孙大娘的侄女，可能是由于血缘关系，长得有那么一点点遗憾，但她却热心助人、心地善良。马塞一见她，便问：“钮芳，孙总在吗？”

钮芳小心地答道：“孙总刚刚开完会，你要找她吗……”

“对啊！我有点事正想找她。”还未等钮芳说完，马塞径直走向总经理办公室。这时，刚子从钮芳身旁走过。钮芳的

脸一下子泛起红晕，不好意思地叫了声：“刚子！”

刚子转过身，傲慢地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钮芳走到刚子身边，神秘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表姨说……”

“又是你表姨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提这两个字。我讨厌你的这种家族优越感，更讨厌你的什么什么姨！”刚子有些不耐烦了。

钮芳急了：“对不起。我应该说孙总。”顿了顿，她见刚子没有离开的意思，马上凑上前，小声地说：“孙总说想炒掉一些人，黑名单上的头一个就是……”

刚子一听，完全失去了刚才趾高气扬的神态。他下意识地接近钮芳，弯腰把嘴凑到钮芳的脸前，小声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钮芳指了指刚进入孙大娘办公室的马塞。刚子松了口气，然后对钮芳说：“小姐，请你注意。现在是 21 世纪了，精英时代，你懂吗？像我这样的精英，会被什么什么吗？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钮芳呆呆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良久才说了句：“好酷的男人啊！”

孙大娘正在研究几份员工登记表，最上面那张贴着马塞的相片，她的笔杆正敲打着照片上马塞的脑袋。这时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她头也没抬就应了一声。

马塞抱着一大叠文案走了进来：“孙总，我来了。”说完，很老实地站到了办公室中间，像一个将要受审的犯人。

孙大娘一听声音，这才抬头看了看马塞，半晌才说：“马塞呀，马塞，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想起北方的狼呢？”

马塞笑着纠正道：“我来自西北。”

“是西北还要偏北。”孙大娘也不示弱。

“其实我的父母都是北京人，五十年代才去大西北的……”

孙大娘摇了摇头，忙打断了他：“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，从户籍上看，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外地人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”

马塞清了清自己的嗓子，说：“我想……”。

“等一下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”孙总像想起了什么，“近期本公司制作的节目屡遭电视台的白眼，而且还被踢出黄金档，你对此无动于衷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！”马塞一说到节目就来劲了，“我心里别提有多急了！辛辛苦苦做的节目不被看好，成了嫁不……”马塞忙捂了捂嘴，偷偷看了看孙大娘，不再说话。此时的孙大娘已气得脸色惨白。

她猛地敲了敲桌子，厉声说道：“你难道非得用这种愚蠢的比喻吗？马塞，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智商了。”

马塞忙赔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孙总，冒犯了！”

孙大娘一听，更加横眉怒目：“你说‘冒犯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您不是一直没……”马塞再次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，赶紧把话锋一转，“当然，嫁不出去和不想嫁是两码事，性质不一样……咳，你看我，扯哪儿去了？我是为这个来的。”说完忙把文案放在孙大娘的桌上。

孙大娘轻轻地瞟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什么东西都往我这儿搁？”

马塞努力使自己的嘴角能够向上翘起，并保持这种状态，然后恭敬地说：“好东西，是我的最新创意。”

孙大娘以最快的速度翻阅完马塞的创意书，忽然抬头问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
马塞想都未想就答道：“我想您看完了也许会表扬我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表扬你？”孙总提高了嗓门儿，“为了这些大锅饭似的文字，白开水似的想法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，还有这个最不成熟的点子——要搞什么外地人在北京系列报道。”

马塞听后，顿觉自己像过了夜的茄子，蔫蔫地说：“对，是外地人在北京系列报道。”

孙大娘一边用笔敲着文案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就这个不成熟的点子……还有那么一点儿运作价值。”

马塞又马上兴奋起来：“不是有那么一点儿运作价值。这里包含着广阔的创意空间，尚待挖掘的社会内涵，各色人的生存状态，五湖四海的喜怒哀乐、恩怨情仇，既能吸引人又能感动人，一不小心还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。”

孙大娘大喝一声：“没完啦！”

“完了。”马塞刚才的兴奋劲儿顿时全无。

孙大娘一看马塞的那副窘态，不觉笑了笑：“这个选题是可以考虑的，但必须经过实践检验，先做几集再说吧。”

马塞犹如被打了一针兴奋剂，马上做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，高声答道：“好！”

孙大娘继续说道：“试验阶段别指望公司支持，但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。公司不能投入太多，只能按预算的60%给你拨款。”

马塞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又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孙大娘收住笑，指着马塞的鼻子说道：“你还得立个军令状，要是做出的东西无人喝彩，你给我滚蛋！”

马塞一急：“我……”

孙大娘抢过他的话：“还有，采访外来人口这个特殊群体，卧底暗访什么的，纯属个人行为，风险自担，生死由命，我可不给你上保险。”

马塞痛苦地看着孙大娘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的老女人，他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“一句话，干还是不干？”孙大娘加重语气高声问道。

“干！”马塞咬了咬牙，“我还想在军令状上再加一条：万一因公殉职，请把遗体捐献给国家。”

虽然只有预算 60% 的拨款，而且还立下了军令状，但是马塞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毕竟自己的节目制作方案已通过了，面对这小小的成功，此时的他难以抑制兴奋之情。

他走到办公区，“啪、啪、啪”拍了几下桌子，这里所有的人闻声都望向他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将自己的伟大计划公之于众：“谁愿意加盟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摄制组？这是一个新生的团体，一个奋斗的目标，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，欢迎各位踊跃报名。”

马塞话音刚落，众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视线。

这样的结果是马塞不愿看到的，但他又不想就这样结束。他往返于各个演播室、制作间，奔走游说。直到下班，《外地人在北京》摄制组还只有马塞一个人。

他耷拉着脑袋走出公司，脑子里只有《外地人在北京》。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，万千感慨袭上心头：节目要做好，对，一定要做好！为什么就没有人发现这个节目的潜力呢？现在还只有我一个人，怎么办？不，要扛住，扛住，扛……

一阵悦耳、急切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考。他拿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我要见你，现在！你马上

来 Hotel TMT。”

“好！亲爱的……”马塞脸上立时浮现出幸福的微笑，刚才的不悦一扫而光。

马塞来到约好见面的酒吧门口，正要往里走，身后突然传来了高亢的西北民歌。他转过头，看见老葛正站在车门口。

“这家乡的曲儿就比按喇叭好使。”老葛伸手关掉了车中的音乐，笑着对马塞说，“过来呀！”

马塞有些犹豫：“依罗还在里面等着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老葛打断他的话，反倒迎着他走来，从包内拿出香烟，“是我送她来的。”

“老葛，按说你、我、依罗咱仨是老乡，”马塞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老葛递过来的香烟，“应该在一块儿聚聚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在西北老家那会儿，”老葛帮马塞把烟点上，“你俩谈朋友总爱捎上我当保护色儿，可是这在北京，此一时非彼一时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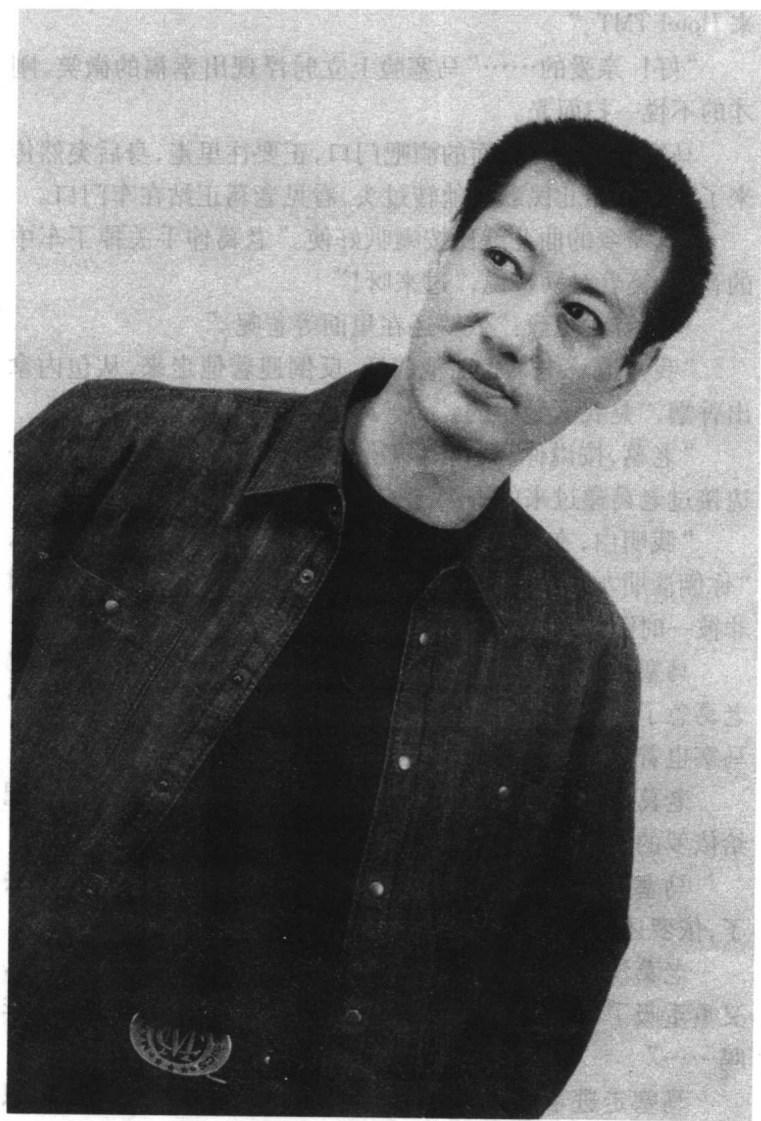
马塞拍了拍老葛的肩，说：“下次我请你喝酒，回见啊。”老葛急了：“等等，看在老乡的份上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……”马塞也着急，忙说：“要不，下回再说。”

老葛看了马塞一眼，又指了指那辆车：“这车是台里新配给依罗的专车，我给她当专职司机。”说完，又深深吸了口烟。

马塞笑道：“这我知道，咱们以后有工夫再聊，我先进去了，依罗还等着呢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去。

老葛没有拦他，无奈地看着他走进酒吧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又重重吸了口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你知道是谁给她配的专车吗……”

马塞走进了那家叫 Hotel TMT 的酒吧。晚上七点多，只有五六个人在里面喝着酒。他们有的一边抽烟一边看书，有



音,升管也一降降也一降降降降 所管翻面里消入个八廿廿  
0



的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闭着眼感受着打屋顶缓缓流淌出的那一首《Hotel California》。整个酒吧出奇的静。

马塞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艾依罗。他大步走了过去，坐在了艾依罗的对面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她。

这时，服务员走了过来，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先生、小姐，喝点儿什么？”

马塞仍然含情脉脉地看着艾依罗。艾依罗很不耐烦地侧过了脸，对着服务员不冷不热地说：“给我来一杯 Angel Kiss。”

“好的。”服务员一边在账单上写着一边问：“先生呢？”

马塞的眼睛里全是艾依罗的影子，即使在回答服务员的提问时，他还是不愿从艾依罗的身上拔出目光来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扎啤。”

“好的。”服务员转身走了。

“怎么又是扎啤？”艾依罗满脸不高兴。

“我不是一直都喝扎啤吗？”马塞一脸的无辜。

“那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呢？”艾依罗看着他，“比如说红酒、威士忌、马丁尼……”

“可我们以前在大西北的时候，都爱喝啊。你不是也喜欢喝吗？”马塞为自己辩护。

“又提起了以前，又是大西北。你要搞清楚，我们现在是在北京，不是大西北。”艾依罗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酒吧里很清静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们。艾依罗马上回以尴尬的一笑。

马塞看着艾依罗，深情地说：“依罗，你不知道，我写的策划案今天通过了。但没人愿意和我一块儿做，可我并不感到孤独，因为有……”